



光緒順天府志

故事志  
雜事下

ル 5  
1481  
32





門凡名 6  
補 1481  
卷 32

門凡 5  
1481  
32

故事志六

光緒順天府志七十

雜事上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奎孫覆輯



論語云不賢識小太史公云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班孟堅撰漢書葛稚川取其所遺棄者錄之為西京雜記蓋遺文墜事雖若瑣委往往足以擴見聞資攷證焉順天為古燕都自遼金元明以逮我朝千有餘年事蹟繁多凡諸史百家下至稗官野乘之書旁徵側見莫可紀極其大者詳諸各門而於小者嘗於此錄至於述兒女之私情有傷風化叙鬼狐之幻跡事近虛誣類皆有意刪除慎勿貽譏漏略也志雜事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



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子列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  
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  
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糟粕不厭而  
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寒烈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  
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  
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

復敢見新序

燕莊侯佗左帶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亢倉子

燕昭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拾遺記

燕昭王坐祗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繞集其

間拾遺記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豕宰養六十  
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  
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  
不饗之王乃令膳夫烹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  
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為魯之津伯燕相  
游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符子  
燕昭王坐握日之臺時有黑烏白頸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  
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  
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言波瀾常圓轉而流也有  
黑蜂飛翔而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蜂  
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蜂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  
瑤璋之水洗其泥沙乃嗟歎曰自懸日月而來見黑蜂生珠已八



九一遇此蜂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握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拾遺記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長春樹

述異記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絹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餽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吹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曰旋懷言其支

體纏曼若人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燠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金毳毼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卽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毳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立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

拾遺記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三歲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

拾遺記



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同行者給晉之城指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給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壠曰若先人墓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給若乃晉國耳其人慚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列子

衛人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之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

韓非子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

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祥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急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韓非子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用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

韓非子

王次仲隱居范陽變篆籀之體始爲隸書秦始皇既定天下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以檻車載之次仲忽化以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拔墜三翮使者得之以進秦始皇悔恨因名其地爲落翮山

真仙通鑑

燕王旦在明光殿欲入所卧戶三間盡閉使使者二十人開戶戶

不開

論衡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  
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悲吟疇卧於草間忽有  
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  
進而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子甚急竄  
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  
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  
見而疇醉亦醒

拾遺記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  
宅西射獵麋中之麋倒而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高門瓦屋  
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麋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襖新  
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  
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婿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

小然已識父手跡卽獻歛不復辭便敕內盧郎已來可使女莊嚴  
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莊嚴畢崔語充可至東廊既至婦已  
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  
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  
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充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  
充臨水戲忽見旁有犢車乍沈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  
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男以還充又與金碗  
並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  
英未及秀中夏羅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  
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碗及充忽不見充後  
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椀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



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以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

按神記

晉張華生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掇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里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而鑄爲

硯又賜麟角管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爲名焉

拾遺記

張華爲太守善易卦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尅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答曰某拙謀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卽取竹筒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中卧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八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旣脫其死卽賚



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抄神記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爲二少年書生才容奇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論談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覽豈能勝予終爲之而旋爲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日狸不答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埽榻延留留人防禦時雷孔章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此必妖異孔章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爲國之棟梁吐食納士賢者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妬賢嫉能不以己之不才而吾人之妖異如此爲天下笑耳華益加防衛勿遣東西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

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乃曰是百年之精獵犬見之卽變若干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卽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遞馬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知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

抄神記

王浚領幽州刺史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

晉書列傳

王浚謀將僭號有狐據虎門翟雉入廳事俄爲石勒所殺

冊府元龜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常攘臂大言曰大丈夫



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從起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

甚恭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石勒既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無終陽裕幹事之才勒方欲任之裕乃微服潛遁

晉書

燕人龐世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刻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

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巷車麟麟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來何

所因繇性苛刻寡所親

御覽四百六十五引崔鴻前秦錄

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淡雅容止可法博涉

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

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北史

張鴻范陽人也仕慕容皝爲黃門郎甚寵愛之鴻頤下忽生鬚三

根長寸餘皝由是不悅乃遣出宮使看鵝鴨

十六國春秋

後魏延興初文安縣人孫願捕魚於五渠水有羣魚自西而來共

以柴塞之忽有人謂願曰須臾當得大魚若欲多求宜勿殺也願

下網果得大魚狀如鯉而頭大殺食之俄風雨晝昏惟聞鳥飛聲

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見羣魚無數飛入於海願遂不復漁

矣因呼入海之處曰飛魚口

霸州朱志引三郡記

太延元年有鄙婦人持方寸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

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

跡文曰旱役平

魏書世祖紀

後魏趙邕爲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



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

通志

後魏王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

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

通志

北齊漁陽王紹信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經漁陽郡有鉅富人鍾長命紹信引與同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何物小人乃煩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弟兄使其妃行家人禮責長命贈賄百萬鍾氏因此貧乏齊滅死於長安

通志

江陵高偉入齊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顏之推家訓

渤海封述娶范陽盧莊之女為息述逕府訴云送羸乃嫌腳踏評

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吝嗇所及每歲紛紜

北齊書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

隋五行志

燕榮為幽州總管性嚴酷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

屈辱之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

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故將撻之人曰前日被

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尙爾况有過耶榜捶如舊

隋書

李靖舞劍臺靖往伐高麗過此臺也臺石特堅後之人不可得鑿

有唐李從簡來遊刻數字焉字各徑五寸嶺上一石如人著幞頭

坐而叉腰土人嘲之曰石尉遲

截江網

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客稟性麤險貞觀中忽遇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人因即刼殺猝遇一老僧文宗懼事發覺揮刃擬曾



叩頭日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二十餘日  
行還過僧處時當暑月視之若生文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口  
出一蠅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病歲餘而死冥報拾遺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  
上置足跨盤獨立觀者不忍女無懼色朝野僉載

狄仁傑初令昌平境多虎邑有老媪子入山樵虎噬焉媪待子為  
命痛子噬於虎乃控之公公為檄山神約日驅虎訊至期羣虎交

集公曰若不皆噬媪子也惟噬者留否則去一虎獨留公曰食人  
子罪無赦對眾殺之昌平白羊城有神能幻禍福居民祠之不祠

且災歲必祭祭必以童男弗敢恤也仁傑廉知其事獨往請則一  
白羊耳拔所佩劍斬之輒化為龍氣飛去因毀其祠民不復祭終

亦不復有災昌平舊志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卧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  
五尺狀類鸚目大如杯嘴長尺餘下地上階頃之入房登牀舉兩

翅翅有子持小鎗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  
鳥云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永差廣異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妻李氏悍戾  
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母墓前母忽於塚中出

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  
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

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明月照  
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决

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本事詩

頂天寺志



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昇  
歸飢卽畫地作飢字家人進食於頸孔中飽卽書止字家人等有  
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曰後  
日當死如其言廣異記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  
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  
自至山請之道人旣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貲財居月餘  
女夜卧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  
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覺床  
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  
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  
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說之自抑不可於是往

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

言令竟殺之紀聞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  
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  
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呼人  
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  
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逼問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爲白鶴飛去翔翥  
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  
老得仙太乙宮道士段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  
與鄰人爭鬪官中訊鞫乃爲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  
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沈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  
州縣復差人檢驗子所說沈水處撈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疑辨



志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惟自乘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一日馬忽化為婦人立於殿中左右遽白張公公親自察視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馬每睹之必歎美其駿逸後數年自醉倒俄化成馬遂奔躍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君殿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神奏於帝遂命還復為人思往事如夢覺公大驚異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不允婦人仰天號叫自撲忽化為馬突而出不知所之

蒲湘記

沛國劉洪性剛直薛楚玉之在范陽召為行軍洪隨之薊因得給事楚玉楚玉說之楚玉補屯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住者輒死屯遂荒廢洪乃請為之楚玉以凶難之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作洪且不懼公何惜焉楚玉遂以為太和屯官洪將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木自折舉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答之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干之罪死不赦答數發匠人言說願見寬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也殺屯官者自是輔國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舊佛殿也以其淨所故守之吾因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與地平吾方得去今者來故訴於公公為平之吾乃去為人矣洪曰汝言輔國不遠可即擒來鬼曰諾須臾匠人言曰劉洪吾輔國將軍也汝為人強直兼有才幹吾甚重之將任汝職今當辟汝即大富貴矣勉之因索紙作詩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詩及其下筆書跡特妙可方王右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曰烏鳥在虛飛玄駒遂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其二章曰箇樹枝條朽



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  
數日疾甚昇至范陽其父謁名醫薛亦會疾洪語如常而二人密  
冷氣侵未幾乃卒洪初得鬼詩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載棺名  
今編戶籍蓋洪名生稀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箇樹枝條朽故條  
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謂三花也五  
人哭之所謂五面啼洪死後二十日故吏野外見洪紫衣從二百  
騎神色甚壯告吏曰吾已爲輔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從騎  
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養於劉氏年與洪齒嘗與洪言  
曰吾聞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  
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須臾得前又引其巾取  
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汝存日嘗有言須來在軍久絕書問今  
見死乎何與平生言協也母言未畢洪卽形見庭中衣紫金章僕

從多至母問曰汝何緣來洪已富貴身亦非人福樂難言故迎母

供養於是車輿皆進母則昇輿洪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

故吏時亦母殂之日也

太平廣記

朱滔括兵不擇士旅悉令赴軍自闕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  
趨閑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  
寄內詩援筆立成辭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  
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又  
令代妻作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  
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按唐詩紀事計有功紀事云河北人洪景盧萬

首唐人絕句作  
幽州士子詩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  
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曰昔者蒲洪以



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

北夢瑣言

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北夢瑣言

斐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三十有一旻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而往次叢蒲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

補

史國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曾賈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巍然中有女仙侍翼甚嚴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峻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失一字薊門之人皆能說之

北夢瑣言

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檵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於街肆



郎中厚加酬置非強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尚書侍郎

卒劉氏耳

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仁恭微時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或占曰

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幡之貴後如其夢冊府元龜

幽州劉守光錢面文曰應天元寶背曰万泉志

趙王鎔命馬彧使於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伎轉轉者一代名姝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頰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叔隗於趙衰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爲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彧卽題命文筆不停輟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啟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

上客命南國之佳人邈逞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

以生塵遂載以歸五代詩話

遼太祖援石晉自潞州迴入幽州幸大悲閣指白衣觀音像曰我夢神令送石郎爲中國帝卽此也遼史

五代時南北分據限以疆界幽燕之地鹽絕者歲餘百姓病之忽有姥語人曰此地可煮土成鹽遂教以煮法不數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謂爲聖母後有人新其像越日忽報臺南十里皎白如雪約十數頃厚積寸餘趨視之則皆鹽也居民競收之名曰瑞鹽甯河志

關志

幽薊數州自石晉敗入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中傳舍壁畫墨鴉甚工旁題詩云星稀月明後皆欲向南飛五代詩話

竇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



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屬妻曰善撫養之既並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泣涕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禹鈞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有一喪不能自舉爲出錢葬之由禹鈞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爲出錢而嫁之由禹鈞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

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禹鈞活族者數十家禹鈞每量歲之出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頓者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禹鈞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求拜禹鈞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范文正公竇諫



議事  
跡記

太宗征幽州曹翰為東路濠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送風至帳  
翰促令環帶日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寇兵於城下

玉壺清話

曹翰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蟬以獻翰謂諸將曰蟬水物  
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虜救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已而

果然

東都事略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  
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讀一再肅  
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  
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取筆畫補其所闕無遺  
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記

陸游老學庵筆記

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

司諫高若訥皆坐譴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

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宋史蔡襄傳

蘇子由為賀遼生辰國信使在元祐四年八月子瞻有詩送之既

至國人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譜到燕

都識底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卧江湖子瞻得

詩韻云氈毳年來亦甚都時聞馱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

向君王乞鑑湖聞曩時有刻石於使館者今無存矣

陸嘉淑辛齋詩話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

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

張芸叟澠水燕談錄

淳化中范至能使北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

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



瓶羊解乳不

鶴林玉露

洪皓使金不屈被留永祐陵崩於五國城皓於燕山開泰寺爲文祭太上皇曰千歲厭世莫逐乘雲之仙四海邊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但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唯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流涕

宋詩紀事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作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詞名八月圓聞者揮淚

容齋隨筆

張維字正綸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同邑有邨民頗知書以耕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騎內一白衣乘白馬怒謂我曰汝前身爲唐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塹爲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隔世猶當償我命引弓射我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夢耳安足信汝妄思所致民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故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有二十里許遇數人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住行者皆止此民迴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奔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煞可惡人遂鞭馬逐之引弓射心應弦而斃

夷堅志



遼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閱人無如婦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旣而金滅遼首領烏珠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修領權略過男子烏珠驚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夷堅志予憩燕京會同館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瀾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瓶盤皆金銀爲之升龍交錯形製甚精古且並令留之古樂府日月穆穆以金波金瀾之名其取諸此乎然金瀾金運其將闌也銀魚長尺餘比南方者尤大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或云可與牛同價故名又燕中暑月於冰窖造御酒甚清冽使至嘗被賜女真人多釀麴爲酒醉則殺人盛饌以雁粉爲

貴以木梓貯之其藩黑色以生蔥蒜韭之屬置於上臭不可近又

俗重茶食阿骨打開國之初尤尙此品若中州餅餌之類多至數

十種用大盤累釘高數尺所至供客賜宴亦用焉一種名金剛錫

最大宋詩紀事

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

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

具道之尙書省奏此蓋假屍還魂擬付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

小人競生詐僞黷亂人倫止付孝善金五行志

王啟字希畢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章宗卽位遷工部侍郎卽以

河南北路提刑使拜吏部尙書使宋使還出爲絳陽軍節度使致

仕還鄉里與左丞董公叅政馬公宣徽盧公尙書郭公爲九老督

中州集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游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所題詩諷詠久之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金史隱逸傳  
大定末武清人趙士銓商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圖之一日乘士銓醉與其子定國縊殺之投屍野中士銓久不歸子來白登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讐私告趙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繫忠友訊掠不勝苦楚雖已誣服而獄終不決明昌初白妻訴於朝朝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密訪縣人人有言一異事云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騾往某處憩於道旁樹下騾逐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客更來打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婦汲水飲騾騾又語云

你殺人却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朝廷隨差刑部員外孫某馳驛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問卽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誣也賈公仕至右丞續夷堅志  
武清張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金史孝友傳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崧樓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爲詩識云續夷堅志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朝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興目之者宿迎鑾坊夜起便旋足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猶惡尤可怖興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續夷堅志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牆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



尋卽火起互相訪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中佛閣自唐日  
有之遼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  
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榜顧盼中已無及矣識者謂  
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弒逆之禍

續夷  
堅志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瞳  
神水在者皆可療焉蔓菁子二兩枸杞蒺藜甘菊荆芥穗各一兩  
當歸地黃川芎赤芍藥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末之水麪糊丸桐  
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九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丸

續夷  
堅志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火六字  
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

續夷  
堅志

持嘉君寶女真人居燕城畫竹學劉自然頗有意趣

圖繪  
寶鑑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  
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  
後云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  
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  
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儒卿介甫晁李中寶臣伯德維  
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函山  
旅話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  
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  
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  
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緝其先友手翰中有劉伯熙字善  
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  
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

函山  
旅話



國初宋丞相文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之歌阿刺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衆曰起於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黃鐘之音也南人不復興矣蓋音雄偉壯麗渾然若出於甕至正以後此音凄然出於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又尙南曲齋郎大元強之類皆宋衰之音也

元孔齊至正直記

今順天府學因宋丞相義盡之柴市祠丞相學宮中教忠坊廬陵人祠丞相學外曰懷忠會館按公授命至元壬午十二月初九日風沙晝晦宮中皆秉燭行百官入亦秉燭前導世祖以問天師張之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積翁書神主酒埽柴市設壇祀丞相博囉行初奠禮旋風起捲神主雲中雲中雷亨亨如怒聲晝逾晦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乃霽明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收公江南十義士昇橐

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誌其處大德二年繼子陞至都順城門

內見石橋織綾婦人婦公舊婢綠荷也爲陞語劉牢子乃引到舊

處大小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信公二字舊塔南石址焉至元

二十年歸葬廬陵

帝京景物略

世祖築京城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數萬世祖問劉秉忠曰

此何祥也秉忠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

續弘簡錄

自世祖崇帝師八思巴卽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於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撥鼓手百二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宦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二十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



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仗衛之侈雖郊壇鹵簿不過也

該餘叢考

元初京師禪學分萬松延洪二門比耶尼智公參萬松者也耶律楚材因請其開堂住報先寺

析津日記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癰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又數日瘡亦平復

輟耕錄

廉右丞園名花萬本號爲京城第一時營繕東宮工部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置數本太子知出廉公家矣公曰若出特命雖先業一無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澤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

宸垣識略

白雲平章求仙於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值因戲

題于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輳竈竇山積後知爲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貺之

宸垣識略

漁陽鮮于樞伯機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旁名之曰支離叟名其齋曰困學又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楊構趙名叔郭右之燕公楠高彥敬李仲賓趙子昂子俊張師道石民瞻吳和之薩天錫

研北雜志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癸辛雜識

燕士張文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贏餘卽購求古器書畫仙露寺僧寶藏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王秋澗憚爲作



商鼎歌云兩耳高撐足拱三六乳附觚何的歷饜饜繞腹雜雷紋  
紫翠英英悵猶溼細觀欵識商父丁崑玉南金非所惜

宸垣識略

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爲御史目睹其事耿出  
微賤而遽當台鉉不祥之極也

秋澗集

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頽垣往  
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  
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異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  
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  
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  
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踉蹌相向李復以拳仆之  
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  
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

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  
其人寂然不見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  
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  
啟其石下乃胥井井中皆枯骨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  
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癸辛雜識

李仲賓云向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爲大興獄聞有物怪  
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  
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  
覺則胸前憤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黑色乘月率  
率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瞠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啟  
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其前  
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拉窗眼而去至曉



觀之其手拉窗處每窗眼皆圓竅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為何怪也

癸辛雜識

至正二十七年宮牆外長慶寺所掌成宗鄂爾多內大槐樹有龍

纏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

元五行志

馮李願淵白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

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慚恨而歸

輟耕錄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古成癖慕米元章為人以賂求為襄陽令後

果得之號王襄陽

研北雜志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歲時得升殿上

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

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

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大駕出宮則麗眉黃髮

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

耆老之一進中字子正善為筆管以堅竹毫以鼯鼠極精銳宜書

人爭售之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善尚方

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

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延祐七年葬宛平縣岡村

文翰

類選

姚文公為承旨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有真真者操南音公疑

而問之泣對曰妾建甯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甯坐盜

用官財賣妾以償遂流落娼家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努為落

籍且謂翰林屬官王棣曰汝無妻以此女配汝吾即其父也貲裝

皆出于公棣字棣華後官至翰林待制

貫谷筆談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



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樊以酒醉地曰妾若負君當剗一目謝  
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為母所逼後周來京師樊曰非不保持卒  
為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篋刺左目流血遍地好  
事者編雜劇曰樊事真金篋刺目

青樓集

至元三年夏大都桑果葉皆有黃色龍文

元史五行志

至元五年京師童謠云白雁望南飛馬扎望北跳至正十五年京  
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此皆詩妖也

同上

李嘉謨以口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獨歌曰萬里倦行役  
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隣婦有倚樓泣者  
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明之德淑曰客非昨暮  
悲歌人乎李答曰昨所歌詩實非已作有同舟人自杭來每吟此  
句故能記之爾德淑泣曰此亡宋昭儀黃惠清寄汪水雲詩我亦

宋宮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落異鄉彼且為泉下  
人矣夜聞君歌其詩不勝悽感因言當日吾輩皆有詩贈水雲乃  
自舉所作望江南詞歌畢又泣下

金姬別傳

張怡雲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為寫怡  
雲圖以贈姚牧庵閣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鐘樓街遇史中丞  
中丞欲偕行速從者歸攜酒饌因共造海子上之居姚閣呼曰怡  
雲今日有佳客此中丞史公子也張便取酒壽史歌雲間貴公子  
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闕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二錠酬歌席  
終左右欲徹金玉酒器史云休將去賞音如此

青樓集

古妓女多以雙字名南齊則蘇小小唐有薛瓊瓊關盼盼張好好  
李端端王蓮蓮鄭舉舉張住住王蘇蘇曹保保張紅紅宋有李師  
師毛惜惜楊愛愛唐安安至元人尚詞曲青樓得名者如趙真真



于盼盼于心心李心心魏道道汪憐憐顧山山馮六六孫秀秀荆

堅堅李當當皆大都妓餘未能悉數也

花南老屋歲鈔

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

秀天上鬼婆婆

青樓集

燕人何失世以織紗殺為業與張進忠製筆齊名失獨工詩其燕

都雜題詩云一夜春陰徹曉寒玉山無奈酒杯乾青蛾知有愁多

少狼藉殘粧懶對看揭傒斯贈詩云心事巢由上文章陶阮間其

為士大夫所重如此

宋元詩箋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學李成墨竹學

王庭筠後更學文同

竹派

至正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鬚也拾而祀之

草木子

范益精于醫脈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有老嫗詣其門

曰家有二女病欲延公往治之問其家何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

老辭曰可攜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攜二女至皆少艾益診之噩然

曰何以俱非人脈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曰妾實非人乃西山

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今已覺露幸仁人憐之益曰

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百神呵護爾何得

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

吾得出入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辭去是時太祖龍潛淮

右云

庚巳編

忠肅王燾元年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

賢充府中迎致文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

書史自娛

東國史略



遂初堂在府南元詹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于都城九思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咏于此從容論說古今以達于政理非直為遊樂也

明一統志

燕留守府參謀劉正卿坐事就死屬其孤于友人姜迪祿既籍故姜為伸理其子達官怒其僭張弓擬之姜不少懼即裸胷以逆遂義而從其請自是姜以義烈聞燕趙間後折節從趙雲夢學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丞相史公賢之以賓客禮焉姜世燕人子尚其

字秋澗

房山高克恭彥敬有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儒斲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已為人削去尚存書跡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於金高士談者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惡而去之其色赤如新栗殼斷文引起如蛇虬奇物

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中張鉞斲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銘

文漫漶不可識

雲煙過眼錄

元人善畫者多其在大都山水則劉融伯熙喬達達之韓紹煜子華高克恭彥敬李希閔克孝竹石則李希衍仲賓子士行遵道張德琪廷玉李有仲芳劉德淵仲淵及張敏夫高吉甫劉廣之花果則謝祐之人物則李士傳傳寫則焦善甫冷起巖而浮屠羽士之善畫繪事者不與焉

粉墨春秋

宛平李通知音善歌其音屬羽如玉笙之吹瓊館清而且潤名貫薊北又有王善甫俞允中俞景中靳士名梅景初皆宛平人劉彥達李時敬通州人

歸餘譜

三休道人稅居燕城之市榜其庵曰貧樂

湛然居士集



地收瘞之自南北兩城抵蘆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墳人以一屍  
至者遂給鈔數貫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羸者子之藥死不能斂  
者給以棺翰林學士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續弘簡錄  
元雜劇喬孟符有黃金臺沈和甫有燕山逢故人又無名子有燕  
山夢皆演大都舊事也朔記

都城南有道者居松鶴堂暇日同東平王繼學爲避暑之遊因作  
聯句云偃雲聳層霄驚露落古雪虬枝喜垂澗鷺羽陋鳴埵蟠石  
千歲苓頂朱百齡血胎禽哺春巢乳脂凝近節舞蓋竿籟喧啄粒  
苔蘚齧元玉薰麝煤碧脛隘雞築陟岳秦爵崇授甲衛軒劣沐髮  
豹霧深引吭鳳竹裂風馭八極小河舟三翼拙魯縞裊雜襪夏社  
挺截薛任重明堂材言歸華表別拳縮包胥立堅綱伯夷烈延世

餌芳液顧步炫高潔作室擅茲美觀物入獨閱誓將束囊書從爾

解佩玦

石田集

文皇在燕邸時嘗微行遇一相字者書帛字與之其人卽跪拜稱  
死罪王驚問故對曰皇頭帝腳必非常人也觸字

太宗在藩邸有風子李秀者啟上某地貴不可言殿下甯有可葬  
者乎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上曰  
死矣藁葬於某原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  
卽聖夫人墓呼奶母墳是已九朝野記

京師印賣春帖有日雨露有恩沾萬物乾坤無處不三陽好事者  
遂以爲用三內相之徵舊又有金臺千古地正統萬年春之句丁  
丑冬忽復印行新年乃有復辟大難事水東日記

京師娼女有高二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



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復辟昌平為石亨所忌謂正統十六年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為不忠朝廷命斬於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高獨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連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寓圃雜記

天順七年會試科場遇火焚死士子九十餘人國子學正閻禹錫

請贈以進士上切責不許既而如其言皆贈進士出身上親製文

祭之斂其骸為一塚葬於朝陽門外題曰天下英才之墓

野獲編

吳錫茹文中居京師之高坡胡同英宗復辟之年百有十歲召見

便殿予冠服帶履宴順天府又命公卿造其居賀之

宸垣識略

成化間都下諺云韋英房方梁馬尚銘銀子似甌瓦嘉靖間都下

又有諺云滕太監房麥太監馬高太監金銀似甌瓦滕名祥御用

監麥名福掌團營高名中內官監監督諸工者

宙載

孝宗嘗問一內侍云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

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讌會那得工夫內侍答云惟是夜間

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使夜間飲酒騎馬醉歸何處覓

燈燭今後各官飲酒歸家逐鋪各要燈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

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燈未嘗闕乏

四友齋叢說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

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教者共

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有晉州聶村生員高

宣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婦給為妹貽鄰姬往延寡婦婦至生

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

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鞫之姓桑名珩年纔二十

四自幼即縛足極小圖富貴家女與之私法司上其獄憲宗以為



人妖真極典

蓬軒別記

成化間一富商寓齊化門外僧舍丐施金許之而未發也僧利其貨重寺又荒寂夜約徒眾先殺其二僕絞商死埋寺後坎中實之以土貨悉歸僧越二日有貴官偶過其寺犬鳴嗥不已逐之去復來官心動命人隨犬所往犬至坎所爪地悲號官使發之屍見商猶作呻吟聲灌之湯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伏法是歲例當度僧因是而止

矩齋雜記

趙司成永類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崖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贄司成曰帕一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

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賢奕編一

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

飛空如蝶自後河不時泛溢

長安客話

嘉靖中都門一道人稱言遇中山王將臺邊授賈力法以授人也

其法用意蓄氣周其身處處運之

帝京景物略

嘉靖中禁中有貓微青色惟雙眉瑩潔名曰霜眉善伺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伺上寢株楸不移上最憐愛之後死敕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冢

耳談

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呼為楊御史風

越章

嘉靖庚戌宿寺中微雨簌簌塔鐸忽斂他聲作於下籽籽然類蛩鼓翼者視相輪表青白光晶澄大於五斗甕上下閃歛間一射人衣亦青白色可炊黍時乃定則鐸聲發他籽籽聲息也塔倒影在



大殿日方中闔殿中門日入門罅塔全影倒見石上

帝京景物略

李文正公祠祠近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第久圮為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定向首義贖還為文正祠祀公像傳雙履履二寸許絛繫之一麤紵小衫公舉奇童時著以見景帝者耿為具篋撰文鏤篋蓋衣已半敝履朱爛然熟桃痕履繫乃不知色今守祠者人斂數錢則出示之

帝京景物略

甕山去阜城門二十餘里土赤墳童童無草木山南若洞而圯者小高臺也山初未名甕居此一老夫語人曰山麓魁大而凹秀甕之屬也鑿之得石甕一華蟲雕龍不可細識中物數十老父則携去留甕置山陽又留識曰石甕徙貧帝里嘉靖初甕忽失嗣是物力漸耗傳者謂弘治時世臣富正德時內臣富嘉靖時商賈富隆慶萬曆時游俠富然流寓盛土著貧矣

帝京景物略

洪武以來登第稀姓正德六年則有涿州人頓銳嘉靖十七年則有薊州人步允遷

玉堂書記

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壘而成邱中一邱高丈旁三四邱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羣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伐金全軍沒此骨不歸矣

帝京景物略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制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用稱也

座右編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癆

噴飯集



順天府志七十  
先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訊曰神在御園爲祟上厯舉諸大臣名  
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昨非庵錄

西內海子中有斗牛卽虬螭之類遇陰雨作雲霧常蜿蟺道旁及  
金鰲玉螭坊之上時世宗齋居西內宮女過見驚仆宮監以聞上  
曰此宜處山後何爲在此駭人是夜聞跋浪跳擲之聲旦視之湖  
水破裂一道已徙去宸垣識略

萬厯間北監奏重刊二十一史陸續竣事進呈御覽而校對鹵莽  
訛錯轉多至如遼金諸史俱有闕文動至數葉俱仍其脫簡按刻  
文理多不相續野獲編

順成門外彭二胡同岳姬以子死將棄之於橋下而哭甚哀忽一  
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爲棄之姬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  
姬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

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姬受訖抱子歸果卽活大以爲異

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爲壽十四也又照之十

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爲壽二十四也至壽三十餘始病卒發封乃

萬厯二十四年也耳談

萬厯二十九年紫柏大師自五臺宋夜夢十六僧請掛瓶鉢亭午

有負巨軸售者軸十六貫休所畫羅漢也軸軸展視面面若舊曾

識夜請掛瓶鉢者僧俱是也師歎畢購之各繫以贊傳寺中帝京景物略

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渾名母大蟲

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於馬上用長鎗置一豆於

地馳騎過之下一鎗則剖爲二再馳再下則剖爲四其精如此遇

之者不知其能或與格鬪必爲所殺橫行者三四年前後有夫數



人稍不當意卽手刃之有一徽人王了塵者善用鐵鞭聞此婦絕  
藝拚死與角半日未解此婦遂放杖講解留以爲夫有嫪毒之能  
恨相見晚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官軍漸謀取之恐並入網遂潛  
逃入京此婦恨極挈精卒數騎入京城蹤跡之都下見其異亟集  
選鋒軍往捕此婦馳出城追騎及之郊外內一人敗爲所殺然諸  
軍愈盛從騎俱逃散就陣生擒之磔於市

野獲編

固安縣十八里之彭邨武廟初忽一童子詣邨長者言童子李請  
彭姓爲長者牧自是牧三十年尙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  
霍霍後塲曝俄則雨雨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邨之人漸問  
童子以旱溢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  
聞於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無恐自爲具給捕者給衆觀者莫測  
所從致則就繫別其邨人曰百年後兵來白旗下者生矣去中道

拾莖草周於項身首異焉捕者以狀報人乃收瘞邨北頭曰彭小  
仙墓十年後邨有人見小仙坐陵道中叩所由生笑不言歸相與  
驗其藏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兩晴禱焉萬厯己巳歲

大兵下固安人望白旗下竄旗書白旗都三周滿機云周薊人其  
所掠俱無馘殺比去則縱遣之

帝京景物略

魯時生萬厯年間官庶吉士歿京師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同年生  
也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埽至東隅捧筆凝視而  
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此地不覺悽愴耳邦曜卽  
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

明史

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談譁亦學詩爲子友沈千秋客沈負時  
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從游儂薄習爲蒲搏每竊儕輩財  
物楊屢扑責胠篋不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



喉既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即叩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生方憂撓復日睹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

野獲編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師外西山忽發一塚開覩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元封閉之未幾掘得

碣石則楚材墓也

野獲編

工部馬之駿儼一寓其室敞而直廉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但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呵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擬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爲非吉地空間者久之會冉德升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儼居之始與吏科徐紹吉

往還復數日不至後相遇詰以間闊之故云方移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吾室後廢圃頗有崇晝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怵怵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儼舍之前有士大夫妬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

野獲編

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從里居補官入都儼居以儼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燃燭不明加至數十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見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主移他所此等枉死伏轂京中往往有之

野獲編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



嚴相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做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魔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投瓦石崑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假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費以餽吏部侍郎徐檢菴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張相以迄性善猶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魔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蟻則亟掩之見卓矣野獲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既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

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鞭箠將斃復置水上凍一夕乃死事聞翰

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

太白劍

有孫太公者自云安慶人以方藥寓京師專用房中術游縉紳間乃調熱劑飲童男久而其陽痛絕脹悶求死不得旋割下和爲媚藥凡殺稚兒數千百矣爲緝事者所獲下詔獄訊治擬探割生人律或以爲未允士大夫尙有爲之求貸者會逢大赦當事恐其有

詞與奸人王曰乾等同斃之獄

野獲編

涿州樓桑廟傍農人王某田間石碓傳自上世忽有賈胡過視欲購以十金其家疑不聽賈既去其兄弟以失價相詬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清冽異常不省所用置神堂婢竊飲之數日膚潤面腴髮黑如漆通知未來事其姑家相距百里曰姑家火發已及奧室又曰家牛生犢母子當不活已而果然聲聞於外遠近填門



部使者表聞中使下迎婢忽不見耳

談耳

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

談耳

宋栗庵繻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万萬希罕爾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栗失措矣

座右編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內瑤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給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草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代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扼其要害力持之呼羣瞽皆來助擊至抉出其目睛盡蒐其所奪始相攜歸耳

談耳

尉遲敬德造觀音像自唐貞觀一千一百一十二年至今觀音古銅身

三尺不以髹塑不以金塗飾妙相慈顏端若丈夫槩具磊磊然也

下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字舊供宣武門外晉陽庵

庵廢內侍朱移像臭水塘初古佛庵供之庵今又廢像復移置稽

山會館也

帝京景物略

狐之變幻傳紀最夥然獨盛於京師聞以舉場為窟穴值鄉會試期則暫他徙故老云京師無厠居者以婦人月水棄之地狐竊食之遂能變化百出成千年狐為元為白不可問矣

野獲編

京都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顏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庵對韋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碁餅對骨牌糕碁盤街對旛竿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靴校



尉對紅盜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餽飽椿  
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池堂對醞醪酒  
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新蓮子胡同奇味  
蓋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  
筆司禮簽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野獲編  
陳指揮鐸善詞曲文善嘲諷居京師作月令記二月下日是月也  
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爲鞵客坐贅語  
明陶成寶應人鄉薦赴南宮試二月五日奏語其壻朱應登升之  
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游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  
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耶買輿徑往  
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第有鄉人釀錢爲賀曰公壻揭矣幸  
爲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善卽舉筆摹丁香一本尤妙絕無聲詩史

天啟有龍見北苑房之小河長尺許色黃碧有爪無鱗其地近朱

直房縉獲以紅錦盛金合中奏進奉旨送赴黑龍潭天啟宮詞注

鷲峯寺奉迎旃檀佛在嘉靖戊戌萬厯己未寺僧濟舟在殿誦經

次一士人禮拜墀下僧睹儀觀有異乃迎上殿士固不可僧固迎

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有飛神呵護我小神敢輕入語罷不見

帝京景物略

明萬厯中京師有盜石而敗者解南城御史問賊首何來曰江西  
建昌人熊其姓顧石高三尺餘獲之正陽門外御史詫曰石豈有  
偷者乎當必有異汝不言將不貸汝對曰微公問固當言之此實  
紫玉爾御史曰何以辨之曰其頂爲風雨所剝玉質已露每至夜  
分澄寂輒有光徹天真希世之玩也某經度半載不幸而敗命矣  
夫御史曰汝既有真賞當申奏朝廷以邀天子之眷而乃自干法



紀獨不思懷璧爲罪乎然汝識若此玉人安在必爲我購而任之  
成則賚汝不然罪且不測熊唯唯攻之果得玉紫光騰那約重數  
十觔御史大喜賚熊銀百兩作賀表以進詔貯庫焉替雲樓雜記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爲劉煒劉大劉二劉三等十八一日命其  
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  
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爲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日夜巡獲  
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胡  
同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八  
無脫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閉  
矣但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  
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冤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也  
殺其婢與僕棄首飾于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

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  
爲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識小編

燕人薛論道有林石逸興十卷皆雜曲也其玉抱肚云神仙無分  
且藏身煙邨水邨看白鷗撞破殘霞靠青山界斷紅塵清風明月  
共三人去住悠然一片雲又一闕云淒涼時候聽征鴻蕭蕭過樓  
映疎簾明月泠泠走空階落葉颼颼教人腸斷淚交流屈指歸期  
又半秋律以元音亦稱合作問之都中故老茂有知其姓氏矣詞話鮫

順天潘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爲善嘗布金僧寺而土關新寺  
及大覺寺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爲兒以報一日潘  
坐中庭恍見兩衲排闥入亟起出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閨中坐草  
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兩衲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



卽兩衲也二子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慕海弁爲諸生士彥  
中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爲偈以贈云兩衲是潘生潘生在  
何處潘生是兩衲兩衲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曠園  
雜志

煙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也  
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  
用崇禎己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  
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爲邏者所獲越日而僕人死  
西市矣相傳上以煙爲燕人言喫煙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  
盈衢初以爲異已而知爲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玉堂  
督記

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於西山探奇迤邐  
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高門  
大厦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

人昇一肥大婦人出曰佳客枉臨山中卒不能授餐奈何衆曰樂  
而忘返但得托足於華居足矣於是宿堂中又強令從人宿內室  
夜半數人昇前婦人出作嗔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  
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  
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手或足掛樹梢鮮血  
淋漓皆股栗膽落痛哭而返亦莫知其故肥大婦人其狐鬼耶

耳  
談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邸與一商人隣居月下聞吹簫聲甚喜  
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爲簫聲而來當用簫材報之其人  
不解事以紅氍毹爲餽乞再寫一枝爲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  
而還其餽

列朝  
詩集

李尙書三才家多勢僕每劄委爲武職其最著者曰李四官至副  
總兵尙爲主管田財後三才歿禍始於李四家遂塗地又三才盛



時爲坊題曰積德昌後龍下爪碎之更造石坊題署如故龍復爪之不能碎今已圯

通州高志

天啟中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左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毀小者今香火日盛術亦奇矣

茶餘客話

忠賢盛時一測字者來京喧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休咎面書一四字與推其人卽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內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爲神異厚犒而別乃私語人曰目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弔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自然蕩盡後果應

遺愁集

上虞倪公璐爲祭酒時與溫輔體仁忤將請告惠安鄭仰用者善

拆字過於官人席上初未通名取骰子中以緋飾四者予卜鄭曰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爾公其祭酒倪公耶公領之曰公必與當事忤姓名中帶骨字者其人也蓋骰字骨所成而四面稜角不能剋圓以是知不合也又曰公意欲圖歸乎必得請矣骰體方類口四亦類口乃回字也

觸字

明末薊州難婦題詩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俯首漫憑几難將舊日題夫君鎖紫塞妾命落黃泥風慘塵爲粉天寒草作衣何日歸桑梓心酸只暗啼味其詩必守邊將帥之妻也

筠廊偶筆

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嶽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已若拋磚於背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吾禱汝亦禱東嶽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處間托其家辦酒筵客是日



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爲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中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

耳談

房山縣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遠上院封鍵多年有二惡少強僧開視之一無異也僧曰是上代相傳豈無故與少曰不過托以惑人耳余兩人今夕當醉眠其間是夜果攜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門有聲兩人以爲僧也不之理少頃其聲剝啄及窗戶窗戶碎有黑手大如傘自外入兩人奮劍砍之哀啼聲如山巖崩裂兩人懼急奔下院藏僧彌房僧曰悞我矣達天曙上院雷震鎗刀聲甫息登山視之上院片瓦不存

宿海手抄

崇禎癸未秋一夕忽聞城上啾啾如羣哭聲平明方止識者曰此

城愁也必有屠戮之禍後果驗

蜩菴瑣話

京城舊日如勾欄胡同何關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蕙酒順承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街刁家丸藥皆名著一時起家鉅萬至抄手胡同華家專煮豬頭肉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薊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當日太平勝槩也

春明錄

夢餘錄

丁野鶴充內廷教習於米市築室與王覺斯傳掌雷薛行屋張坦公諸前輩賦詩其中王敬齋額曰陸舫後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游策長耳驢冒風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遊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盡興策驢而返

宸垣識略

市民只造茶褐木綿鞋貨與人西山人多做麻鞋出城貨賣婦人



束足者亦穿之仍繫行纏欲便於登山故也

折津志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蠟中楊取一方木覆之隨笑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闕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卽擊虛器云油著油著人卽開避故鼠亦云云聞者爲笑

玉堂嘉話

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

戴斗夜談

甯河東南偏海遇辰戌丑未年春夏之月涌火潛發洪波沸揚焦燎灼楹浮溢海面百里內外蒸蒸然不可嚮邇邑人謂之海燒海燒者云海龍王燒宮也錄異記載海龍王宮在薊州東

甯河丁志

蘇郡糧長徐仁解糧至京廄戶部前主人乃番役也仁偶飯後往外閒遊有銀五兩藏鞞靴中歸索之亡矣主人問客何事不樂徐言其由主人曰無憂當爲尋覓斷不失故物遂詢其銀幾何并所遊之處徑詣其地揚言曰午後曾有人至此鞞中置銀五兩計幾錠幾塊裹以布包爲若輩盜去此人乃吾家所主者可速還之不然恐若輩不得安枕卧也言訖歸謂徐曰客可再往前地一步何如徐不可強之再三納鞞而行至向所遊處竟無所見悵悵而返及門主人迎笑曰已得銀否徐謝無有入室坐定又問答之如初主人曰豈有此理試探鞞中則銀包在焉開視一無所失

周元暉涇林

宛平李榮家累萬金將銀二千錠瘞于卧房庭前蓋以石版列植花卉于上惟婦經日子弗知也父亡子家業蕩盡將宅轉售陳翁母因子方浪費秘不言後貧窘日甚衣食不周痛自悔恨母乃爲



言藏銀處子大喜倩人持鋤鋤同至舊居求見主人應門者拒不與通子大譁聲聞于內陳不得已出接詰其來由于具道母語即欲入內發藏陳曰銀是爾父物我豈妄認此房乃吾卧室子少俟當令家人他適任子入取遂命具酒相款耳語僮子令集眾取銀酒至慇懃勸酬子意不在酒頃之三四起陳翁免留良久僅出云可入矣陳意銀必歸已橐與子偕行子視土若新築者頗疑之將及石版忽于石角得銀二錠眾環視駭然子益信爲主所竊而此其誤遺者及啟版則滿中皆白銀計其數得一千九百九十八錠足以先所得與母言相符子喜躍過望將二錠謝陳翁肩而歸陳弗能爭也第恨家人違其教詈不已其婦云適發土起石吾親自督率但見清水一泓緣土污吾指掬水少許于外淨手仍前掩之方竊笑其子妄言不意水復爲銀也陳歎息而已

涇林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

蜩菴瑣語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蜚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

麓堂詩話

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過戚晚魏冷菴師貞嘗留予品酒樽疊雅潔殺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之有老僕往窗隙



窺視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冷菴雙跌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書影四

定遠方孝傑校

故事志七

光緒順天府志七十一

雜事下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釀金謀為娶婦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毵毵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釀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為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即為之合巹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有珠數顆可鬻之為歸計乃攜婿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為遜忠厚之報云

香祖筆記

鼎革初京師有一孩出胎即自詫曰我手如何頓小耶父母驚問



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絡繹之際舟至安慶遇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再三哀告還我一舟我聞其名爲白韃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子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極小矣其父笑曰我卽白韃子也

信微錄

順治初京師劉某好收買舊物一日至崇文門有老媪持鐵器求售式類碗而制亦古重勛許賤價市之不解所用路遇一生見而問曰此前朝禁中物爾從何處得來劉心知有異詭云我固識之君試言驗其同異生曰嘉靖好道步斗禮壇然燈四十九盞盞金質漆飾此其一也劉鎔之不謬乃造姬曰鐵器尙有收貯者乎願盡沽也姬欣然引至屋後地坎內堆積纍纍皆鐵盞也盡市以歸

秋燈叢話十

龔芝麓尙書寓宣武門外左有香嚴齋海內文人延至門下歲暮各贈炭資馬甸臣世倭下第無以卒歲袖文質公讀而謂賢者爲之乎篇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泫泫墮曰李嶠真才子也贈金八百並延譽之明年辛丑狀元

藤陰雜記

京師窮市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中虛而外鏽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欲易錢數十文無顧問者有高麗使旁睨良久問價幾何鬻者詭對五十金如數畀之先令一人負之疾馳去時觀者漸衆問此何名使者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得此帶九以定九區此特其一我國航海每苦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此至寶也好事者至高麗館試之命貯苦水數斛攪之以鹽投以帶水沸作魚眼少頃甘冽無比遂各驚歎鬻者



言闖賊陷京師得自老中貴家蓋內府物也然歷觀紀載從未聞此高麗使何由知之予未敢信也有范生者道之甚詳周亮工書影中亦載此事

蕞鄉  
贅筆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團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苾任他紅淚滴冰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朱櫻之甘碩也

書影  
四

絳帖二十卷原為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者紙皆橫簾搦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

識小  
錄

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翡翠

尤勝固倣作然均非漢以後物

識小  
錄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盟社者後楊給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卽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爲口號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亦可一笑也

分甘  
餘話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檢得梓潼帝君勸行陰騭文讀而喜極卽發願廣刊施流布爲吏部當該因竭力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展轉勸化不數年計至三百餘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禳災療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顛人頓愈神像點頭枯



樹重榮種種異事

見果隨錄

幽州妙峰山龍泉寺有巨石一日有道人過之曰此中有寶使匠鑿之且屬曰命汝止乃止匠力倦不如所戒俄有二白鶴自石中飛去道人歎曰寶亡矣何用鑿為

居易錄

京師冬月養花者多鬻牡丹芍藥紅白梅碧桃探春諸花於廟市其法置花樹於暖室地炕以火偏之猶癸辛雜識所記馬騰唐花亦作堂花之類

居易錄

京師鬻花者以豐臺芍藥為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蔭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上花

香祖筆記

鄭民部司直端於京師午睡見壁上人面如輪須臾面化為穴望之洞然往來人馬如織俄傳貴人徑過旌旗導從如王公忽有青

衣二人持簡請民部公讌簡為侍生胡某民部堅拒不可得隨之而往至則當世名賢半在座間民部問之不一答獨貴人意甚厚獻酬無失禮云慕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驚怪為夫人大呼而醒後每向穴中望之即昏然與貴人接見如初意必為狐妖也移居而絕

筠廊偶筆

康熙十一年城北吳村莊頭周姓者因放債債家以一病驢償通礪刀將殺之時周止一兒六歲在側倏以刀刺兒左右股肱兒亦不知哭泣但流血被體其妻見之驚慟周方醒悟之入室已死矣周悔恨投刀於河放驢歸債主誓不殺生

香河劉志

然燈古佛舍利寶塔相傳宇文周時建唐貞觀七年尉遲敬德監修塔頂有鐵矢一世傳金將楊彥升所射明代猶存每天氣清朗日光麗空則塔影映於白河中河去州五里許而奇異如此元大



德間篤烈圖述再修明成化間州訓導楊明有重修舍利塔記塔頂藏舍利數百粒如小米色淡黃微紅瑩徹如珠又佛牙一長三寸許

國朝康熙十八年地震塔圮舍利佛牙俱墜地人皆見之存勝教寺中知州吳存禮捐募重建塔成仍置於其上

通州高志

大興趙邃年十六入學有眼疾左目內障醫言將傳至右目又夢神告以壽不及四旬心憂之誓行功過陰隲以造命康熙癸卯春借友人園讀書有鄰女來就公力拒之是秋中式選保定教授日誦感應經一言一動恐犯太上之戒一夕夢袁了凡揖之語曰汝誦感應篇奉功過格實能心體力行將來自有效驗公曰吾患目障奈何袁曰不盲于心何患盲于目乎後陞陝西米脂縣左目忽明壽六十有三子如升年十八登薦

感應經集注

昌平州柳林邨夜有物似馬食人田禾羣伺之不可得乃相約攢弓矢射之馬被創逸去衆隨血跡尋之至周皇親墓一石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乃石馬耳

居易錄

康熙戊申年正陽門外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辨之者少府孫北海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卽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歎爲博物

宸垣

識略

外城西南隅聖安寺寺殿有商喜畫壁康熙庚申冬高念東刑侍將歸淄川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共爲聯句五十韻牧仲有句云畫壁商喜留按崑山劉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善畫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今大西天經廠殿壁龍神及大軸



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也池北偶談

康熙癸丑滇逆未變時有人喚兩輿夫云欲往齊化門外嶽廟謁客比至下輿入廟趨廊下其中先有多人切切低語至晡不出輿夫恐城門閉入視之閭無其人神案上有僱值錢若干在焉乃知非人也居易錄

康熙三十二年京城東田家有老嫗已百三十歲日飲啖止水米一酒盃晝夜危坐形如嬰兒居易錄

西山清涼寺有無名子題詩甚高古竹垞爲予誦之詩云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子十里雲冥濛三日雨不止居易錄

吳天章雯說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梁拱構櫺皆架木爲之不施斧鑿已未地震官廨民舍無一存閣獨不

圮菩薩像與閣等約六丈有奇乃酸棗木爲之居易錄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郭廷祚衙齋有狐作祟白日拋擲沙土污穢几席有楊回子者精遣祟之術延之設壇楊命郭坐壇中羣僕圍壇外已爲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扶杖衣冠甚古言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爲獲罪旣蒙檄召當令其出撻之固當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卽擲一黑物如狐狀羣僕痛搥之狐呦呦作聲遽伏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攜之去矣遂不復來述異記

京中長春寺有狐爲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羣犬噬一狐斃通身黑色有欲取爲帽者僧云狐類最惜羣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日果有羣狐數百似來弔喪僧舍皆滿哭聲沸地道曉不知所



在死狐亦失矣

述異記

予赴京師路遇徐仲山忻然同行曾于良鄉北旅店見題壁詞迴出恒輩其詞曰灑盡窮途淚看少年一番行役一番顛賴雨雪霏霏泥滑滑上馬屢愁顛躓又况值金輪西逝屈指離家能幾日早行來已是三千里嗟歲月似流水蒙茸漸覺羊裘敝怎當他朔風凄緊裂膚墮指莽莽長途誰是主燈火前村近矣只無奈望門投止沾得濁醪聊破冷向燈前獨飲難成醉天未曉又催起特不署姓氏不知爲何人作及到京錢塘俞季琛投以詞名京師雜感共九章皆賀新涼調其首章卽是詞也

西河詞話

京師花兒市鬻黃鶻二毛羽作黃金色索值甚高

居易錄

房山之陰有石立於巖麓其長三丈其廣七尺首昂而俯足跂而歛濯之則色青而潤叩之則聲清而越米先生仲詔思致之海淀

勺園中車重輪馬十駟旣鑿百夫曳之登車七日始出山又五日僅達良鄉道上工力竭因卧之田間繚垣衛之覆以葭屋於是先生作石出山記薛岡干仞戲代石報書先生復答石見報書一時傳爲佳話吳中葛一龍震直次良鄉見石爲作長歌紀其事也

良齋

筆記

雲間女子月移題詩涿州旅壁情態宛然頗足吟諷其詩曰寒雞初唱已中宵獨擁銀缸伴寂寥一月不將奩具理侍兒猶道黛痕嬌密意深深人未知自將新恨寫新詞郵亭多少題詩客誰是當年杜牧之後跋家君作宦都門氏隨母赴京邸有感書此時年十七齡云云但惜不傳其姓若庵記諸停驂隨筆中謂標梅之怨悉露毫端良屬可念殆亦深賞之也然較諸楊循吉所稱女秀李氏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詩之句風格則有間矣

程哲蓉  
槎蠡說



部郎趙公振紱於都市購得一藝盞紺色而有光置案頭以代水中丞公子輩戲以蓮實投之逾夕抽荷蓋如錢異焉戒勿動信宿則出小苗莖數朶次第開放姿態亭亭清芬滿座久之花瓣褪落結蓮房如豆數日始萎易以桃杏諸核亦萌芽含秀本粗於韭花葉皆稱是但不實耳若梅菊之屬隨意插植彌月猶鮮遂珍同拱璧冬日偶插蠟梅一枝為冰所凝劃然中裂公扼腕累日秋燈叢話十五京師有某宦家居一夕雷雨暴至見火毬自南窗躍入霆雷滿室聲轟轟不絕須臾穿北牖而去某驚仆床下家人排闥入視曳之起備述其狀衽席焦黑爪痕宛然遍燭空中見書厨雙扉金繪四龍杳然失去或謂畫龍時暗合千支遂有此異其信然歟僧繇點晴無足奇矣秋燈叢話十五

宛平徐某承祖業頗豐及晚年耗費無餘歿後示夢其子曰我生前蕩爾祖產今當償汝明晨出廣甯門值披蓑叟負鶉囊可採取之有啄爾拊指者即我也買歸勿失覺後以為妄復夢其父怒曰何悖慢不信吾言子異之晨往果遇貨鶉叟試探手囊中一鶉起啄其指出視之素翮如鷺神駿不凡市之歸初賭酒食輒勝後稍貸金與人決雌雄屢鬪屢捷時此風盛行貴戚子弟爭招與角鬪每局多至百餘金無不勝者遂恢復舊業如初一夕復夢父謂曰已為償足我將去矣曉起視之鶉已斃秋燈叢話一

元耶律文正墓在都城西近畏吾邨王文貞公云為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

池北偶談六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



子偶與騶卒鬪乘醉隨公輿後辱晉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  
晉不止久之公遣問曰晉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  
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  
泣而去歲時必至門叩拜卒為善人池北偶談十

涿州三家店題壁一詞不著名姓甚工客面京塵登臨目送飛鴻  
絕不堪重說故國煙波闊一點孤燈一片朦朧月交明滅雙眉寸  
結忍聽秋蛩咽又上谷旅店有題壁云一將有餘魏武帝百身莫  
贖楚懷王語極豪亦無名氏池北偶談十二

辛未冬京師民家生子一身兩首眉目耳鼻皆具居易錄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  
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池北偶談二十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鵝兒黃無一莖

異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鮮  
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特牛文如海棠色施銜勒走及奔馬  
云得之南中池北偶談二十二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喙短  
脛以哆囉尼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  
犬之屬也池北偶談二十二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  
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  
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  
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  
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  
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



戊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擢國子監祭酒於是乃悟  
玉兔重生之義諺云飲啄皆前定詎不信夫

池北偶談  
二十二

霸州郝恭定公惟訥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  
有盜警夫人倉猝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言腹中  
兒當大貴吾並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股格格有聲遂  
相屬胎竟不墮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

池北偶談  
二十二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  
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  
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埽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  
次日黃衣人忽問曰汝隣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神果即日  
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人曰當爲查勘良久  
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

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  
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無妄求  
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池北偶談  
二十三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敬者實創始焉初范  
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檐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  
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  
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  
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  
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檐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  
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卽王文正公  
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爲何侍御某書豈僧卽東坡後身耶

池北偶談  
二十五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參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  
其二僕皆死逾二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  
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眾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  
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某將何  
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池北偶談二十五  
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  
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池北偶談二十五

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為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  
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  
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呪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池北偶談二十五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

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  
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池北偶談二十五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為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  
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塑於神  
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為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  
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池北偶談二十五

予從姊居永清縣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  
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池北偶談二十六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輒  
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一文述異記

康熙甲辰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庵場事既竣  
候榜於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眾昇入室移時始甦



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潼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否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不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家主人館餐甚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謁選縣令強之遂赴都中途稱病而返比子入山而身已死含歛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及榜發則梁山高宗囑中式楊竟被黜

居易錄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以寸準尺以尺準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廊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厯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

居易錄

積小塘京師人家昌平山中少遇異人授術能冬月致菡萏花嘗召客飲不治具客至取之壁間水陸畢備有他客叩門輒復納諸壁室空無所有又嘗取蠶盤碎之推入壁曰爲我治之聞壁中謾謾有聲須臾取出盤已如故總兵麻承恩召之謂曰若能盜吾頭上巾否曰易耳麻坐甲士於庭晝夜伺之明日巾已失去麻怒下之獄小塘畫一舟於壁躍而登之遂不見後有人遇於醫無閭山

居易錄

薊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



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颺颺動衆推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初動者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無纖豐焉

曠園雜志

京師多狐西河沿有空宅一區董默庵先生在館職時僦居之忽有騶輿呵殿而至者其人金冠巍然自稱土王署晚生刺謁董云此宅下走居也老先生宜徙去笑談之頃有人獻茶董疑不啜土王勸啜之極芳香茶罷呵殿去數十步而沒董明日亟移去嗣有仕宦數輩來居皆爲所逐

曠園雜志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焚制舉文錄通州漁戶張二娶男子王四魁爲婦伉儷二十五年矣王抱義子養之長爲娶婦婦歸怨其父母告官事乃發覺解送刑部問擬流徒田綸霞司寇云其人年已四十餘面飾粉澤言詞行步宛然女

子真人妖也

居易錄

嘉善李旗六寓京師臙脂巷有微疾隣有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纖月流照窻間其弟方寢窻外有人歛然而過驚以爲賊乎兄出共攫之無所獲因攜燈扃室其弟忽仆地爲鬼語曰吾欲至李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不出耶速出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旗六卒

臙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參閏章以薦舉候御試寓京邸其所居寄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甚豔兩枝面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施寓俄而邸報至施以少參改侍講其同薦者高檢討則南隣孫茆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是科殿試在四月一歲四翰林果符四花之兆

曠園雜志

毛西河詩話宣武門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頂泉居酒名蘇酒嘗騎



馬詣益都相公第必造飲同官張毅文鴻烈往酷酒云竹林寺畔  
項泉居井列香甘新醉餘今寺已無存何問酒肆西河又謂長安  
宴會方小徹長班即然提燈滿前除以促之今無此習藤陰雜記

康熙辛未京師內彌陀庵三官像一夕自移右安門外三官廟中

如人位置者然居易錄

一人於崩通墓傍營葬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  
尺寸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筠廊偶筆

宋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廁養卒見而笑之曰吾家廁中便  
有何買為宋公命向廁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圓一尺有半洗  
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為玉枕題曰龜茲國有琥珀枕枕之  
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蓋所居乃前朝中  
貴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廁中塵埋也筠廊偶筆

燕山樵兒澗有熊道人者能辟穀嘗旬日不食食即以其餘飼虎  
虎時馴卧階下或問其術道人曰人忘機於物物亦忘其機何術  
之有此與列子海鷗之說可相發明居易錄

右安門有回回買一牛將入城屠宰牛過裕親王園遂奮身逆入  
回回逐之牛初奔騰繼以跪伏哀鳴百方不起觀者殆數百人皆  
歎異忽一市猾從旁揶揄曰汝何愚甚牛既難致何如取刀礮來  
就此屠之不易易耶回回如其言牛遂立死市猾歸是夜覺徧身  
骨痛旦視之生疔毒數百痛不可忍見一牛在前索命呼號宛轉

三日竟死居易錄

楊尙書行中家僕楊泰遇一士人餒於道留歸飲食之且為謀館  
穀居歲餘尙書於中夜聞樂聲自天來而泰適生女士人自言有  
子請結婚泰許之各以物為券而別十餘年後一少年詣泰求婚



則前士人子也泰以女妻之少年偕其妻去又數年少年登第由  
邑令行取爲科員女已受封孺人矣歸拜尙書夫人迎養泰夫婦  
終身士人姓張父子逸其名通州高志

辛未三四月京師不雨多風霾四月十八日職方督捕員外郎郭  
里入署稍早至皮市忽大風起見有神人朱衣白馬自北而南形  
貌甚偉風既過從人猶見其馬尾視郭里已擲馬下所乘馬吃於  
旁問之懵然不覺也歸病三月餘始愈居易錄

魏舍人麟徵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  
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逋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  
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卽中甲科復與君有後緣語訖  
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池北偶談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騾馬行牙人以附黃鵬李至巨富一日堂成

讌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  
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

大笑池北偶談二十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  
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  
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  
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  
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  
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香祖筆記七

盤山異蹟有除夕佛燈燈出通州孤山塔上分爲數千百遠繞盤  
山諸寺至定光佛塔而止或曰塔中舍利光也又宋牧仲筠廊偶  
筆云盤山佛燈人皆見之每除夕山之雲罩寺定光佛舍利塔與



薊州獨樂寺觀音閣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燈出互相往來漏盡各返原處好事者恆裹糧候之

通州高志

毛西河姬人曼珠張姓小字阿錢豐臺賣花翁女也幼甚慧能效百鳥音工針黹稍長白皙而妍縮髮作連環髻毛以冷宦在京益都相公助資作合新婚之夕陳檢討其年更名曼珠于歸後學書度曲不半載而能曼愛歌梁司農祝家園詞既而得奇疾漸就羸弱年二十四而夭西河作別誌書甄士大夫爭以詞挽弔其病中嘗繪小影名留視圖諸公俱有題咏云

宸垣識略

高素侯裔生辰門下士方苞壽之以文曰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為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

裔獨揭苞文於壁間觀者皆駭與裔交厚者多相戲曰碌碌無成

至為門生所姍笑尚高張以自播揚乎苞請篋藏之裔曰吾正欲

借子之文以警發其聾聵耳

方苞高素侯先生壽序後附記

京師鬻紫檀坐椅制度精奇亦以珠玉等諸寶為飾一方伯之子

欲以一百二十金購之德州李庶常棟力止之乃已

分甘餘話

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為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

曰楮窻圖

茶餘客話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鄰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邸去彰儀門尚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踰跟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石狗人云乘熱取置麥膚經宿尚可復大一圍試之果然

說鈴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  
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  
去道人惡盆污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  
亦皆金色

香祖筆  
記四

文安紀觀察秋槎祖有老僕某夜將寢見面黑白者二人推扉而  
入遽近榻掖之出力爭不能脫至村外曠野釋焉授以槍法及拳  
勇諸技令其習練惰輒撻之鷄鳴始送之還次夕復然如是者載  
餘僕厭其擾而憚其嚴莫可如何一夕僕與黑白者角試乘間刺  
其股白面者曰可矣自此乃絕僕因事涉怪異未敢以告人也同  
村有甲與乙者各聚黨相仇僕遇於途見乙強梁勸之觸其怒揮  
衆奮擊僕格以手刀杖卽紛紛迸落若有掣而擲之者衆乃驚駭  
而竄一日乘舟淀河有附載者僕招與俱不數里其人突起執僕

而數之曰爾識我乎我乙黨也曩受窘辱心實不甘言訖卽倒持  
其足而投諸水僕乘勢翻躍捷如轉輪倏已卓立舟中神色自若  
其人惶懼莫措僕笑曰勿恐我不爾讎可速去於是遠近皆知僕  
勇主人亦覺其有異因詰所由始以前事告主人之戚將構怨於  
某丐僕往助不許固請乃遣焉某見僕至知爲戚助也蜂擁而前  
僕不與較第以手槩其臂而臂若痿按其股而股若痺歷數十輩  
皆蹲踞不能動戚家乘其憊欲撻之僕勸之仍撫以手則起立如  
初矣僕貌蠢而訥於言未嘗以勇力自矜或求傳其技則婉謝之  
後以老病卒亦無他異

秋燈叢  
話十二

桑簡菴避迹西山夫婦僕得五口益以犬一鷄二顏其額曰八口  
之家宗室塞公爾赫贈詩云數椽卜築水雲隈秋草閒門晝不開  
八口何妨并鷄犬有人子鶴更妻梅拔宅由來是耳聞果能肥遯



却輸君何當真棄人間世犬吠鷄鳴在白雲止園筆談  
淮郡山陽國學生程允元父勳著康熙庚子貿易京邸與平谷劉  
登庸友善允元年甫二齡劉女週歲相與締姻後允元隨父南返  
劉亦出守蒲州越數年劉卒於任眷屬流寓津門女之母兄姊妹  
相繼逝而程父子音耗杳然獨無依名門舊族議婚者踵至女  
矢志不他峻拒之屏跡尼庵童穉末由識面里人競傳其事允元  
父歿後依兄嫂居訓蒙餬口與劉女不相知者五十餘年堅守前  
盟亦不另娶乾隆丁酉春允元隨漕艘教讀抵津門聞劉女事踪  
跡之即其所聘妻也白諸官官訊得實為主婚遂合卺成夫婦焉  
大吏上其事於

朝

旌其閭秋燈叢話一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遊西嶽夜泊湘子亭見一道士  
豐頤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國初事最悉怪而問之  
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洲人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洊至參領  
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為輔臣誘殺吾儕恐陷帥獲罪隱避  
此山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懇道士寄書歸告其居址里巷  
子孫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誰何嘯亭雜錄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卧佛寺娑羅樹萬壽寺  
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  
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鈞菊莊詞話載  
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孝升山陽陳黃門偕六同  
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茶餘客話在國初亦名流展齒所常到也  
乾隆初有小內侍夜於御河泛舟見神光燭天自湖中出因網羅



之得蚌徑尺中有明珠寸餘二顆相連如胡蘆形內監不敢匿因以進上嵌於朝冠晶瑩異常

嘯亭雜錄

京城火炕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貞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暈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大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窗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甦

茶餘客話

固安王令煇章山陰人乾隆庚辰漬水齧城闔開溝疏洩深二尺餘忽有沙沖起撲面衆譁以怪驚走令怒親督之又掘尺許沙飛益劇彌漫空際衆力不能施移時露磁碗一底尖口濶玉色瑩然取置書室實以沙卽紛紛飛起無顆粒存每值大風揚沙日繼塵不入後被賈人重價購去名曰噴沙碗

秋燈叢話十七

秦鑑泉學士大士壬申狀元寓半截胡同庚辰庭產芝草長君芝

軒承恩中式作瑞芝詩庚寅又茁一芝次子承業中式賦後瑞芝

詩又有芝是科名草恩爲及第年之句予壬午以課藝就正蒙有

張湘曉之褒未幾假歸不出芝軒今開府關中

藤陰雜記

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爲董思翁書聖恩寺爲金源古刹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櫻花一株係宋商邛手植崇效寺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塢舊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邨劉大山唱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樸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輩皆有詩

茶餘

客話

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明米萬鍾所造結構幽邃今改集賢院爲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其他諸王公所築以和相十笏園爲最近爲成邸所居右安門外有尺五莊爲祖氏園亭近爲某部曹所



售一泓清池茅檐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  
間多為游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向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  
慶辛酉為水冲圯明太守保售之力為構葺繕未終而太守遽卒  
今池館半委於荒煙蔓草中殊可惜也

嘯亭雜錄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唯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佳查家樓月  
明樓其次比年方壺齋蓬萊軒昇平軒最著今考諸園俱廢查樓  
僅存木榜唯方壺齋屢易新名人尚稱為方壺齋城西僅此一館

春初尚盛在永光寺西街

藤陰雜記

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詔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予己卯入都  
見京官騾車多而驢車少然帷幔樸素且無開旁門者今則無不  
旁門而布幃漸少阮吾山司寇官中書坐做車人有十景之嘲謂  
一騎嘶風三窻印月做蓋斜陽斷轅殘雪打頭秋霆拂面春風也

藤陰雜記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已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  
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  
歸寓夜一女子艷粧入如晝所見魏為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  
不起

茶餘客話

黃蘭巖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  
朝爽樓前對西山後繞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  
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

茶餘客話

良鄉道上灰洞迷漫行人到此解鞍即卧獨陶篁邨元藻題壁云  
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  
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輪  
與成都賣卜人款署篁邨二字

藤陰雜記



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與李玉洲翰林交最洽蘇州張少儀觀  
察為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為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  
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沿門托鉢尚缺五百餘金偶於玉洲席  
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  
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  
已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昇

張而封公之難遂解

止園筆談

乾隆十七年荒旱乏食東南楊家泊李家沽等莊有港長二十餘  
里亦旱涸港底有草團居民檢視之其子如稜其芒長一寸餘食  
之其味鹹麤稜刺舌不能咽碎之水沃一宿漉乾炒食儘堪充腹  
競檢之有以蓆圍者初不解其為何物也知縣屠祖賚下鄉省災  
問民所食出示之曰此荒年寶也即封稟各上憲並諭之曰此浮

萍子也秋熟時榦萎子垂風水盪結而為團亦物之僅見者

甯河丁志

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豐之家比戶  
相望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餘間園  
亭瓌麗游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彷彿然二族喜交結士  
大夫為干進之階故屢為言官彈劾不及祝氏退藏也懷柔郝氏  
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為郝善人

嘯亭雜錄

張國輔妻李氏順義人有三子長子張明德次子張新德三子廣  
月自幼出家為僧乾隆三十七年李氏因國輔患痰迷聞瓦子街  
居住民婦拉鐵練募化代人治病請為醫治見民婦用手按摩針  
扎病處病即痊愈李氏從此往來學習粗知針扎治病之法民婦  
沒李氏即取鐵練拴繫頸項出外化緣治病走至通州曠野地方  
時值隆冬風雪交作迷失路徑李氏隨在雪地帶鎖打坐適有居



民路過見而詫異羣向盤問李氏卽在此結緣治病爲答隨有人延至家治病李氏卽按摩針扎假念經咒病卽痊愈自此多請治病往往有驗李氏見所住興周營地方七聖小廟坍塌將所得治病錢文修理給伊子廣月居住四十五年送廣月到戒臺寺受戒李氏亦來京在總布胡同泰山庵拜已故尼僧福山爲師取名了義國輔身故福山帶至潭柘寺受戒李氏見女僧受戒俱係男僧代爲披剃心中不願未經落髮走至西山西峯寺依尼僧濟廣同住起意將該寺立女常經爲女僧傳戒又恐無道法不足聳動衆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燒點數處含痛忍受藉此募化以致附近居民聞知往視見其堅忍致相傳播偕往進香者漸多有因病求治者李氏卽令跪香假念經咒爲之求神又有求藥者李氏遂買藥鋪內五汁丸等藥改成小丸假畫神符給與竟有病卽

痊愈者因而祈求布施者益衆適原任大學士三寶寡媳烏佳氏患血氣凝結病症延至家中李氏爲之按摩代爲祈禱病愈後烏佳氏感激欲拜爲師李氏令其施捨金銀修整西峰寺烏佳氏允從當令管事家人許祿招工匠任五修蓋廟宇先後給修廟工價銀一萬七千兩又置辦供器銀三千兩共計銀二萬兩其餘陸續施給衣服器物並施金燭及零星銀錢不計確數約亦不下萬餘金又送使女雙慶至寺跟隨跪香念佛烏佳氏亦曾赴寺燒香又銀庫員外郎恒慶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亦請李氏祈禱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給該氏養贍銀三五十兩又聽從修理石廠地方三教寺捨銀一萬七千餘兩又添湊金子二百八十兩合計共銀二萬餘兩李氏卽將銀兩交給伊子廣月修廟宜特莫氏亦令使女玉喜跟隨服侍廟修成後改靈應寺李氏隨在兩寺來往焚香



治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嗣因西峰寺後塔院工程未完烏  
 佳氏亦未再給銀兩承攬修工之任五無從藉工圖利隨起意與  
 李氏商允因李氏曾向說稱少時夢見觀音菩薩及在通州坐雪  
 治病等事即藉此畫出圖像裝點神奇表白靈異希圖哄騙眾人  
 遂憑空點綴畫成張李氏出身坐雪出家及眾人拜求治病各圖  
 像五軸并捏稱身能入定出神李氏係菩薩轉世該寺舊有遠年  
 住持僧人塑像原稱西峰老祖村人因亦遂稱為西峰老祖活佛  
 遠近人民到寺燒香布施饒富分給廣月銀一千兩修蓋圓廣寺  
 長子張明德銀一千兩買房一所開設木鋪一座其次子寡媳崔  
 氏在籍典地一百餘畝旋為步軍統領綿恩拿獲訊辦任五處斬  
 張李氏絞西峰靈應兩寺交僧錄司另選妥實僧人住持

乾隆三十七年

邸鈔

超勇公海蘭察微時以事赴京感疾甚因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  
 明珠第牆外有小閣登之有一老喇嘛趺坐公凭欄見紅衣少  
 婦哭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公喇嘛  
 以袖障之移時始哭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明日在市遇所夢喇  
 嘛屢目公輟避之公素信佛此事尤不愧也

癸巳存稿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  
 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  
 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  
 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  
 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床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  
 在不速出見眾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  
 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



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廷今  
上詔詢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  
已生孫矣居室名稱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觚

梁構亭制府宰良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  
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為城隍神大人所  
患之症即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愈今以方授公口說  
其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

其人續新齊諧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送  
予亦從眾而行比至車馬壅阻因飯於農家逆旅苗氏有老婦云

觀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驕溢已極禍不旋踵奈何趨此勢

利自傷其品予赧顏退不踰年和相果敗嘯亭雜錄

世爵和公世太其先勛業甚隆家藏

賜物甚夥有洋錶時表一對亦

先朝所賜其聲甚洪不鏽不敝公寶之恆置牀頭以誌入

朝時刻一日晨起兩表俱失遍索不得告之五城掩捕甚急迄無

影響偶日午伏案假寐恍惚間有矮奴當前請安短小精悍目所

未識問汝何人來何事奴奉兩表呈上曰曩從先公爺借表多次

皆荷優容前月從爺借表未荷明察追捕綦嚴不敢歸璧今得間

呈上乞恕不告之罪公雖喜表歸而其人踪跡奇詭疑為刺客者

流未敢窮詰奴又曰遠道來苦餒乞賞烏叉秫酒以解調饑烏叉

者都中呼彘肩也公賜之酒及烏叉一具不足又加賜其三奴叩



謝跪一足且飲且啖須臾都盡復問公可有後命公未得其指姑  
當無有奴悵然復謝飛身簷際而去

野記

戊寅七月九日晡時平谷縣大風有黑雲起於天望山若旋舞之  
狀自山而西復折而東過西閣村屋皆倒拔其椽盤空而舞屋瓦  
翩翩如燕子其風直至獨漉河邊陷地作坑寬三畝餘黑水注焉  
或曰龍爲之或曰蛟爲之余謂蛟龍行必以風雨而蛟之起未有  
不被水者是日但見黑雲挾風而奔無雨無水不知何怪殆非蛟  
龍也是日風起時有一輿人子捧磁盤出門盤中置酒瓶一具蓋  
欲赴村街沽酒市物也行未數武爲風吹起足不能着地怒而詈  
風忽若有人掣其盤而批其頰遂昏然若迷食頃稍能醒視盤與  
瓶分置地上未曾有絲毫損缺急取奔回兩頰青腫半月方平復  
村人咸謂風神責之也

竹葉亭  
雜記九

大興廩生李某字冰如其先德任河南按察使爲其兄娶婦吉期  
前一夕按察夢一婦人來持一簿乞其鈎銷按察舉筆鈎之若銷  
舊帳者然次日新婦至則宛然所夢之婦人也逾歲按察病卒家  
故豐於財殆二十餘萬此婦喜揮霍未幾財盡而婦亦亡家人始  
悟此婦爲索債來也人家娶婦賢與不肖豈皆有因果非偶然耶

竹葉亭  
雜記十

單縣令福昌以捏賑正法殯于西磚兒胡同關帝廟每日過午單  
魂輒坐于門前石上遇有人過起而追之凡附近居者至午相約  
勿過其處且促其家人移殯及殯歸鬼復不見當單正法之日吾  
邑有李車夫者夜過菜市口見有衣冠人坐而相語心詫深夜焉  
得衣冠人在此提燈燭之內一人以其燭之也自提其首相視李  
大恐時李住繩匠胡同戶部郎中劉曙園家狂奔而歸其鬼亦急



追之李魂魄飛散即伏匿炕內牽之不出衆知其中邪灌以水扶  
之卧以被蒙首不敢視次日始爲人言之殆單之鬼也

竹葉亭雜記十

西山滑石根名之曰不炭木以之爲麤布器皿不畏火今西山有

宸垣識略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

大內及

陵寢階砌欄楣之用柔而易琢鏤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

人謂愚父所藏燕石當即此耶

宸垣識略

倪媪武清人年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即遭怒逐攜二  
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  
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尼媪乃寄食菴中年已八十鷄皮鶴  
髮猶耳聰目明也沈成言自京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

獨出散步遙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忽聞喧呶聲  
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蓋媪夜聞人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  
視博者卽鳥獸散時萬籟俱寂四野蕭寥有三四人奔走互咎曰  
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曰彼處開久爾等不喧嚷倪節  
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嘻匹婦守  
節而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邀

旌典也

池上草堂筆記續錄五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庵看客遇一人極訾庵名言京城庵何得名  
晉陽庵憶古事有一切比劉肅大唐世說新話云薛良嗣爲荊州  
長史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爲其兄河東王造良嗣見而驚  
曰此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  
笑欲引以爲對再思之而止

癸巳存稿



京師萬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大興王安昆書高松賦於殿之左壁右壁松樹五株為陳壽山筆壽山名松天長人遊楚不遇入都賣畫作生涯筆多匠氣觀之令人胷次作惡故其畫恆為市廛商販及胥掾家所寶騷壇藝苑之士莫有持縑素乞其揮灑者獨夕照五松離奇天矯蒼翠濃鬱恍聞謾謾濤聲起檐際而置身千巖萬壑間予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為予言壽山作畫時值長夏解衣裸體酌巨觥連飲磨墨貯瓦甌睥睨久之然後纍几而上皴擦勾斫颯颯有聲晌午天大雨傾注若黃河乍瀉千珠萬珠跳擲階庭水積尺許雨霽而畫畢夕陽猶在高春也殿壁縱橫各二丈有奇松本圍徑尺而有參天之勢枝幹屈曲鍼葉疎密均得乎法畫松之能事畢矣

讀畫間評

宛平張某家畜一鷄距短而修毛如帚行不見足嶺南種也俗呼

為廣東雞賈勇善鬪因愛之不忍宰食留司晨夕有年矣其友某以張有處宗之癖別購峩冠高距者餽之張方自誇其雞之雄健不啻介羽距金鬪無不勝孰料三戰三北縮頸哀鳴勢難復振張惡所餽者恃強跋扈而又自慚其言之誇也命家人割之擲地上嶺南雞快仇之死鼓翼而前啄之洩憤死雞忽蹶然起瞋目衝冠大肆搏擊觀者咸駭詫失次而羣雞亦惴惴焉股栗無何嶺南雞垂翅鍛羽血殷殷然伏不能起視之胷已碎裂而死死雞則復僵仆如初張疑不祥並兩雞棄之不敢烹食

齊東妄言

廣濟寺柱皆合抱一柱近礎處朽二尺餘僧欲易之費頗鉅聽之又恐傾覆一日有人憩殿上見僧不怡問知其故笑曰飲我酒為若易之不費一緡也僧為置酒食大啖畢令具碌磻一量其徑圍高下分寸悉合以鋸截斷朽木卽以碌磻補其闕如推門落曰然



既畢轉瞬失其人所在

史一 蜚階外

薊州田盤之麓地名水泉一名石佛寺張氏別業也繚垣皆用石砌斑駁作虎皮紋薛荔緣生色蒼綠葉大如蒲葵扇逕砌以石子內室三楹旁有倉有庖漏皆用黃色白草苫蓋堅樸無華院落寬敞一亭曰望雲高出屋上坐亭檻上山笏立目前天成寺近與拱揖牆外山田二頃藝粟米可供八口一歲資果園數畝雜植蘋婆梨樹歲收其值可爲衣禦冬張氏式微不知售於何氏

史一 蜚階外

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烏鬚藥去風柳木牙杖滴露桂花頭油學經蒙任附店草料俱全秋爽來學冬季諷經揭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發賣雲貴川廣生熟地道藥材均工巧人問紀文達昀曰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爲對昀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其人不悟至其處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

史一 蜚階外

通州李達夫兵部如璋官主事賃居宣武門內舍旁隙地小有園亭夏夜露坐其中見南牆下光隱隱從地出宵深益熾初不以爲異後屢見之使家人掘以鋤深三四尺得董思白眞草行書石刻數具石質滑潤知是新藏者旋爲主人奪去亦卽他徙空宅局焉二年後又有賃居者夜仍見其處有光後來者固不知前事掘地得白鏹萬鎰而宅主不知也席捲南歸遂成巨富

史一 蜚階外

某翁甯河某邨人家貧父子刈草售以爲活邨故濱海草茂時任人刈取無禁也子一日問其父曰草叢中有土墳起何人家也曰我居此數十年未聞有墓且人亦不肯葬海岸也子曰是必有故盍掘而視之父子持鎌往掘尺餘見箱角知有物仍掩之夜復往掘兩箱相累朱提滿中爭以簣攜取竟夜始畢仍以餘草實其中



培作阜由是置海船買田園起樓閣為富人數年一日有車騎甚都止於門車中人作四品服從人十餘皆雄偉刺入主人肅容問來意曰我某太守聞翁父子長者故來謁因留讌甚歡水陸競進讌畢漏三下車中人曰由京師攜一物來敢以獻自車捧入什襲鞏固意甚珍貴屬主人攜入內然後開視血蹟模糊鬚髯戟張蓋人頭也全家驚愕時車中人已易短後衣手持巨刃光瑩奪目從者皆拔劍虎視翁父子益愕長跪請命車中人曰翁所以起家者我友某物也今某已見法而不得贖聞為所得故將其頭來將殺翁一家為某洩憤然承翁款洽翁誠長者能為吾輩往來東道主我不翁讐父子諾諾不容口掖起洗盞更酌夜闌獻以千金而去後每有盜至恣所取以為常又數年漸貧乃絕

史一 蜚階外

查小山員外有圻海甯人官京師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侈京師

以三牒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曾石崇不啻倍蓰喜蓄硯石質溫潤琢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真贗參半要以物聚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之久門下名士鑑別品評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弄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日落頗拮据一日取所藏硯質千金置車上騁而出歌臺舞榭一日殆遍盡散所質金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為第一人復縱聲狂笑其任誕如此稱其名或有不知者小山則中國皆知三牒子外國靡不知也然敬禮名士張船山太史以詩名延為上客太史醉後時嘗之不以為侮每送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為潤筆資其誕也母夫人夢人自外庭入稱幹貫太陽穴鉤權懸兩端浴血滿面大呼而寤遂生其親串為業鹽長蘆嘗以告人云

史一 蜚階外



查小山初至京師人誑以半夜正陽門早開一刻需銀十二萬兩渠卽如數予之實則並未早開也寓南橫街繩匠衚衕有回祿災渠命家人以錦被濡水覆於屋上防火共五百餘牀次日皆以賜僕從除夕花局送黃瓜至啖而甘之問其直曰朱提四兩則蹙額曰何價廉如此乃兄又山人亦呼爲二膘子官京堂由浙入都冬日兄弟同飲又山曰吾老矣兩足著皮鞋亦不煖小山亟命爲兄製皮鞋著之煖甚又山問直曰二百四十兩蓋以貂皮茸肉桂末實於其中者又山曰毋乃太奢乎及予巡視西城尙有小山親書借券張某持之訟於官其後裔式微案終莫結云

夢園叢說四

王翁以緞肆起家呼爲緞子王翁京師舊家子習書算少孤露遂流爲丐年弱冠尙夜宿雞毛房京師寓諸丐室儲雞毛盈數尺丐輸三錢輒糶毛中一宿以禦寒時同寓有旗下某公年相若一日翁謂之曰我儕皆昂然丈夫此豈安身立命之地盍改圖各謀生路乎某公曰甚善然寒陰冰雪何逝而可請以改歲爲期誓不再作如此行逕二人因約爲昆弟焚香盟於神前苟富貴無相忘時醉司命日也元旦各分手去王翁去爲典肆傭職炊爨灑掃以勤慎頗爲肆主者所倚先司廟市後與某太監設緞肆於東華門外翁和氣迎人售速而利三倍蒙古高麗琉球緬甸諸國使臣無不識緞子王者翁因此獲數十萬金業鹽于豫東長蘆引地四十八處鹺務中推巨擘焉後翁以查引地至河南問巡撫何人則旗下某公以筆帖式歷轉員外郎已由府道游升中州中丞矣具東往拜中丞啟中門迎於堂皇握手曰猶記在雞毛房所語乎中丞曰唯不敢忘兩人各大笑中丞留之歡讌數日而去

雙階外史二

涿州某生傳者忘其姓氏年弱冠美丰儀見者以爲安仁復生也



未娶宿齋中讀書夜有女子舉簾入海棠睡足梨花粧成絕代姝也詰所從來女自言爲狐與有夙分某暱其美納之女屬某謹言某素文弱自與女遇益健壯以故往來三年人莫有知者某所欲雖滇海雞蹤楓亭鮮荔一舉念女悉爲致之會元旦貽以雪蓮二柄花產雪山隆冬始開不常得玉供齋中同學來賀者苦詰所從得某不能隱吐其實女已知之客去日屢屬秘密今乃漏言緣盡矣泣留之不可遂去臨別曰爲若物色一佳偶某處某人女可聘也某嫌其貌不颯女曰老蚌生明珠君毋以貌取人某以女言卒聘之後果生三子以科名亢其宗

史三 蝶階外

殷然從此不復能爲怪矣至今馬首石尙赤如脂

史三 蝶階外

甯河某甲有典衣癖每日檢已衣服及妻孥輩衣飾婢珥嫗簪斂爲一篋悉如質庫所質錢置床上十緡爲埒如黃標紫標故事而一月子錢計若干預於燈下盈貫付床頭凌晨贖歸朝饗後復質焉自奉極儉家不僅中人產青鞋布襪意趣恬如惟一日不典衣卽疾首攢眉如負重恙質券到眼則如服對症藥通體暢然笑容可掬矣歲以錢十餘千僱一奚奴往來蹠躩質庫中四十年如一日有腴田數頃坐是化爲烏有卒之日無以斂子孫竟無立錫云

史三 蝶階外

寶坻王椿橋與通州張茂才同寓京師考遺才榜未揭閒步於南下窪子時殘暑尙酷張著新白袷衫脫挂柳枝上王曰不畏翦絡乎張曰四目交射何慮焉俄見老人髮垂白持去瓢西瓜皮一一



如孟蹲於道，刳轍中土實其一，挹彼注茲，無慮數十度。王與張注目視，互相猜疑，不得其故。老人尋傾土，轍中持瓜皮逍遙去。兩人回視，衣已亡矣。悵悵而返。

史四 蝮階外

一人市東腰縞，綱巾議直二緡，令隨取直攜至錢店。出朱提一兩，易錢故昂，其價評泊不協。置朱提荷囊，悻悻去。易數處，無一成。謂市巾人曰：銀一兩直錢近四緡，我終不憤錢店。願與子市巾人歡然持去。後又遇於市，謂曰：子胡以贖銀欺我？答曰：我銀贖子巾亦非真也。蓋以高麗紙縞成者，一笑而罷。

史四 蝮階外

趙楚字雪蘿，武清人，性孤僻，居尹兒灣。工摹印，專摹漢銅視文三橋，何雪漁，茂如也。意所可鑄，十數方不為煩。否雖貽以金，繒率並其石，棄不顧。常曰：漢印有格律，有神韻，有字體。今人不師古法，以意就正字，通諸書，配合縱無訛字，亦刻篆字耳。何印之足云嘗假

草木名字，用漢官私印式，刻為楮葉集印譜，以性嗜刻石，又號石

工 蝮階外

寶坻杜文端立德，大興朱文正珪，均有墨杜款。純一子製朱款，鄂

不草廬也 史四 蝮階外

通州鼓樓舊有大鼓，鼓四周有環，環銜屈戍，鼓內外引環以鎖釘。四隅懸焉，年久一屈戍脫，欲易之，需去皮費鉅計，不如易新鼓。會有人曰：能修之，索值甚尠，乃別置屈戍，長咫旁安簧，如牡鑰，然量鼓木厚薄，較其簧不差累黍，置入應手，簧鏗然，鼓聲懸如故矣。

外史 四

京師骨董肆有皮球一渾合，無縫十餘年，無問者。後有人問價，答以五百。其人卽出錢付之，肆主戲曰：此至寶，非五百金不可。其人笑曰：焉有一皮毬直五百金者？然愛不釋手。市人評泊之，以五十



緝購去肆主問所用不答尾之歸寓叩再三矢無悔其人旋出刀  
如雪破毬乃一巨珠也大如李圓勻瑩徹光鑑數百步蓋珠產海  
外渡海時夜有光蛟龍見之將鼓風浪攫取韜以毬乃得免水厄  
達中國耳後其人售珠致富按查初白敬業堂集有皮毬詩載毬  
中藏藏經全部蠅頭細書與此異史四 蜚階外  
文安勝芳鎮水泊處也漁人網一雄鴛鴦其雌回翔傍船不去漁  
人不知也割以刃雌鳴益哀旋出釜吹火熱蘆荻燖焉湯沸雌驟  
下投釜中漁人悔投於河相戒毋再弋史四 蜚階外  
盤山多異禽入饌者以松鴨沙雞爲最鴨鴉身鴨背毛蒼紫性喜  
松巢松巔日惟以松子爲食也不棲止他木渴飲泉泉必松下者  
以浸松脂也鳴聲啞啞然呼羣鼓翅百十爲隊土人網之充饌肉  
作松子香清腴甘美不與雞鶩同畿輔志物產類及盤山志均未

載名家集中亦無詠及者詢之山僧云是物開山時卽多有之近  
山諸邨及他山所無世有注禽經者當補入也沙雞卽鷓鴣一名  
半翅見爾雅注及朱竹垞曝書亭記史四 蜚階外

姚伯昂侍郎有龍伐木歌序云順天屬三河等縣每下雨暴漲水  
高數丈若山立有木直立水中以行端與水平上恒有光夜望如  
鐙或有驚躡其上傳爲龍造宮取木也木取於平谷縣之深山中  
癸未三月有木工十三人衣青腰斧鋸過平谷縣西門外飯肆人  
食饅首數枚不茹董告主人以取木歸償其值主人心知其異亦  
不與計是歲大水俗呼爲龍伐木云是亦異聞因作歌曰順天府  
屬縣有平谷老林密箐森其麓世間怪事竟有之山人走告龍伐  
木我聞澥底多奇珍水晶宮殿最華煜珊瑚作柱貝作題火齊明  
珠相綴屬取材豈或有窮時乃向人間事斫斲昨者西門賣酒家



有家逕來真果腹手斧臂鋸腰短襦十有三人一妝東酒家驚言  
辛酉年過者依稀見非獨辛酉歲過其店食者十八人竭來又遇黑衣至將毋

不使黃梁熟時當六月山雨傾懸流挂天辭飛瀑頃刻奔潮倒峽  
來小艇上山魚上屋橫流之中木豎行跳浪翻波不一仆鰲背倒

撐巨筍排雲頭遠接修竿矗木高十丈水十丈水與木平如轉轂  
木端更露閃爍光月黑星昏點華燭直使明鏡下淀津龍工未興

山鬼哭吾友李生祖母劉行年九十聞見熟李之祖母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

有六七八人如木工狀投村中宿村人不留因詣其家以為異鄉人  
隣之止之宿自與妻移屋外葡萄樹下讓屋居客天明不見客起  
隔窗以望但見魚鱗縱橫於地驚而退乃呼曰日高矣客出故如  
昨也辭而行留一物置簷牙間以為謝及水發村沒此家獨無恙  
知其以嘗言有戚居北山工師六七暮投宿天明窺戶闔無人老  
是報矣

魚巨蟹分蹠跣主人大呼日三竿夜客出門爭拭目猶是衣冠拜  
謝行始知鑿鑿非人族魚驚作人人其魚此事往往驚鄉曲吁嗟

長江滾滾流巨筏縱橫斷復續千里萬里息可致取用未聞或不

足龍宮縱須山木材順流亦可供其欲東澥之龍何不仁蹂踐人

命等牲畜何當六丁為扑之三河不波吾民福且言魚驚之行若

有隊伍每駐則水立如墻堵將行水底三聲如礮然俱鳴鴨作人

語真是異事止園筆談

邵閻谷太守夫人善烹鱒鯉魚頭張瘦銅中翰與趙雲松觀察半

夜買魚排闥喧呼太守夫婦已寢聞聲出視不得已屬夫人起而

治庖魚熟命酒東方明矣三人為之笑樂中翰有句云昔年邵七  
同街住半夜打門索煮魚想見前輩風流灑脫道光間徐稼生庶  
子與張星白侍郎同年至好一日庶子飲侍郎齋中大醉逕趨內  
室適侍郎夫人在玻璃窗下倦繡庶子隔窗戲謔夫人大怒呼與  
至庶子宅立將庶子姬人携歸且告徐曰此非汝妾乃張星白之



妾矣迨夜深仍不放歸徐姬人眼雨首蓬幾至構衅同人力爲排  
解乃罷凡戲無益此則不如閨谷夫人烹魚雅趣也

蕉軒隨錄十

平谷道士王成得鐵布衫法居西關天齊廟甚富野居無隣盜瞰  
其富而欺其居之孤也羣至夜劫之道士出擊盜盡披靡鼠竄去  
一日在路有客約飲乃前盜也道士允諾至其處羣盜咸在覩道  
士曰來乎道士應曰諾遂羣入坐行酒几無多饌惟設豚炙一大  
盂皆嚙切爲塊一盜持匕首刺孟肉一嚙舉而進曰無以敬客請  
食此道士起受之以口而齒啣其刃盜抽之不得復努力進刺之  
亦堅不可入刃爲之曲道士終屹然不動遂咸拜服道士釋口匕  
首落几上兩面皆有齒痕深一分許嘗於四月間赴髻髻山廟會  
與通州萬緣會人偶忤羣欲毆之道士曰此地狹非鬪所其隨我  
擇一寬廠地可乎因相率至山下石灘中道士曰宜先礪吾拳擇

一巨石拳擊之石應手碎羣駭散去一日道士入城有騾繫於街  
上道士過騾蹄之道士曰而顧善蹠跌者乎試盡而力因攬衣露  
小腹誘使蹋之騾稍息復誘之觀者如堵食頃騾汗出力疲帖然  
不動而道士無恙曰技止此乎笑而去邑城王某與道士有蹊田  
之隙欲報之而力不能敵乃僞邀道士飲持巨挺隱身門後伺其  
入而自後猛擊之中腦道士從容反顧曰爾未食乎若大身軀何  
並無一些力某駭而奔道士曰止爾邀吾飲何反避也無懼吾何  
足與汝校焉有客至而逃主人者乎遂入室令某具酒食恣意飲  
噉而去後道士病革將易簀某探知之遂至道士門指名詬詈以  
洩夙憤道士聞之瞿然曰門外詈者誰耶家人諱之曰行路者相  
爭耳道士曰毋誑我吾聞呼我名其聲似王某也扶我起出視之  
人阻之不得乃扶掖至門外見某曰嘻公休矣公罪我耶令家人



扶進前揖之某意稍解因答禮道士乘其俯身卽又五指以搯其腦曰汝何物敢在此猖獗言未已某大叫一聲卽撲地不能起蓋頂骨裂矣道士釋手反身曰我死亦不令爾活也某家人聞之昇某歸隔宿卒至次日道士亦卒

平谷續志

京師前門外有小廟廟僧素無賴香火久冷落矣僧忽於除夜謠言地中發火光次日廟門前似有物拱起到晚長數寸則佛之螺髻也不四五日全身盡露蓋如來一尊也一時哄動各宦家士庶齊來上香頂禮傾城聚觀舉國若狂時陸眉生秉樞給諫巡視中城惡其惑衆親率隸役至其寺將泥佛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嚴刑寺僧蓋於除夜密埋一佛地下堆壅黃豆數十觔日夜澆灌數日後黃豆發芽自將泥佛頂出欲借此爲斂財計耳陸將僧枷示通衢備將供詞抄錄曉示當其至寺令責佛像時隸役皆不敢舉手

陸乃自持棍打之其泥猶濕也一時皆服其識力值尹杏農侍御

巡北城有山西鬼呼冤事人遂爲之語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

生小廟拏神

見聞續筆七

予巡視西城之年平谷民某氏婦居京師者自絞死指揮許君惇書方病假予下署指揮事劉君鴻圖驗死狀婦所居近予道路藉藉指民父無禮於其子婦婦不辱而死也已鴻圖報尸無他傷惟細帶交喉間又反葛衫一角以塞口在帶外凡帶自絞必不得急衫塞口者謂婦自爲之欲速死也於是民之父婦之父母列辭皆曰民有祖父在平谷前夕以病聞民僕於管主事家其父欲還平谷視疾召民歸而語之民請自往而止其父行父怒詈之語且民遂不告而往平谷其父亦出將飯歸婦則死矣婦蓋以舅怒其夫懼而死死愚也他無齟齬之者婦死以不冤予尤之日訪於管氏



及旁近士友家粗得其顛末民家屋三間父子居相嚮也民娶婦  
浹月之管氏間歸其父必斥之使去鄰人夜中聞其怒詬婦我呼  
若若故不應耶若其跪至明於時暑也次夕婦徘徊庭中達旦鄰  
婦怪問之答曰屋中如火灼不可寢也婦蓋不寢四夕而竟死民  
之祖父實不病前夕民猶宿管氏婦死而民詣婦家言曰妻汝家  
女也汝自爲之我爲人子事到官惟父言是從耳遂匿不出會許  
君病良已予使趣召民受辭一如其父言問鄰人亦如之乃獨引  
婦之父母及兩弟反覆導其辭卒皆對如民父言蓋婦家人愿而  
畏事又距婦所居遠其事無顯顯可指狀欲證諸鄰人鄰人畏訟  
之及而不以實告也故事五城獄訟罪徒以上皆移刑部治之予  
因移牘言獄有可疑者假令民欲往問其祖父疾其父不必怒卽  
怒而及於婦婦亦不至死婦死且不懼何懼而死也察婦所以死

者甚可怪異悉以其辭致於部逾月部讞定則謂民父將挈家還  
平谷婦不忍去其父母而死也夫生去父母而不忍死何忍也部  
讞之辭亦不得已焉爾且以予奉職無狀身有土地之責其事在  
吾心又顯然明白然終不能引道路之證成於訟庭而抵其罪者  
勢也部訊囚但當質諸死者之家不得旁引株連以擾民卽引亦  
無益而婦之父母兩弟始終堅謂婦不寃亦無如之何已嗚呼吾  
因以思某氏之用心苦也蓋不辱其身又哀其夫而不欲死其舅  
也旣尸無他傷而其絞也又以晝則其舅之辭固易遁焉爾婦死  
之旦謂其鄰曰舅歸欲飯在某所我病欲眠也鄰以其夜之不寢  
而不疑也而婦竟死也噫可哀也予屢以此臺就正有道冀聞教  
中丞祁竹軒先生坐中言及之先生曰是獄不窮治則死者之心  
安因尚論夷齊及衛輒事又曰求仁而得仁此婦亦是心爾若外  
爲強暴所汚則異是子聞先生言幽顯一致天理人情推勘至極  
不勝悅服此臺卽欲毀棄已念亦不妨並存斯語以見卽事窮理







